红衣李迪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我和李迪相识较晚。是我兼任《中国作家》主编后，因了发他的长篇纪实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才与他真正认识。有时候世界很小，有时候世界很大，缘分不到，你便无缘相识。但在我的记忆中，李迪始终身着红衣，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具有一种兄长的宽厚与包容。

李迪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公安部监管局的组织安排下，多次前往丹东，两次在那里过春节，与看守所干警同吃同住，与在押人员促膝谈心，才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中国作家》纪实版2010年第8期先选其中9篇刊出，反响热烈。2011年第5期《中国作家》纪实版又发后续10篇，定名为《戴脚镣的舞者——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获得第五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作为曾经的《中国作家》主编，我非常欣赏李迪这种肯往下走、肯深入生活的精神。更让我敬重的是，他对文学创作的这种执著与敬业。而且，他还有一种军人的执行力。说走就走，说到就到，说写就写，毫不含糊。待人真诚，感情真挚，目光深邃，笔力强健。自从2009年采写《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这十多年来，他几乎一直奔波在公安一线采访创作。从《丹东看守所的故事》《铁军亲人——无锡警察故事》《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到《警官王快乐》《徐州刑警》《英雄时代——深圳警察故事》，一部部作品问世，他在公安文学领域自成一体，引领新时代潮流。他创作的公安文学系列作品，充满浩然正气，让全国读者闻知李迪讲述的中国警察故事，从中汲取正能量，滋润心田。

2012年7月16日至20日，我们组织深入生活采风团赴塔里木油田《中国作家》创作基地，韩作荣、李迪、徐芳、萧立军等前往油田一线深入生活采风。李迪回来后又三次前往采访，创作出纪实文学《004号水井房》。这就是李迪的创作风格，他会认准题材，一次次地前往采访，直到挖掘出他所发现的富矿，把闪闪发光的金子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的这篇报告文学主要记述的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那条世界最长的流动沙漠等级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两旁壮观的绿色防护林带的养护和水井房里工作生活的人。他曾与在水井房工作的邓师傅夫妇俩一起生活，一起护林守井。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关注，被崔民、张万一改编为电影《极致水滴》（拍摄时改为《水滴之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迪创作视野的开阔，不只是公安题材，各行各业的题材他均有描绘，留下了一篇篇优美的文字。

李迪是一个充满激情、感情真挚的人。在采访现场，他甚至常常触景生情，掩饰不住涕泪滂沱。一个真性情的男人，一个真性情的作家。在他的《加油站的故事》纪实系列中《罗布泊的春天》结尾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幕：“冰天雪地的严冬过去了，春天来到了罗布泊。/谁说罗布泊没有春天？/两只斑鸠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在油站的雨棚下搭了一个窝。/啊？这里没草叶，也没树枝，它们用什么搭的窝？/我定睛看去，突然，哗的一下，泪水冲了出来！/我不敢相信！我泪流满面！我放声大哭！——它们用工地上的铁丝搭了一个窝！”这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好一个有情有义、侠肝义胆、执著忘我的李迪。

李迪自1970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后代》以来，一直活跃于文坛。1980年在《解放军报》连载长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除了公安系列作品，先后出版《野蜂出没的山谷》《豹子哈齐》《黑林鼓声》《书包里的秘密》《獠！獠！獠！》《枪从背后打来》《预审员笔记》《血色兰花》《我的眼泪为谁飞》《星星点灯》《那时候我们青春浪漫》《新华书店》《铁军·亲人》《黑案》《凌晨探案》《宣传队》《加油站的故事》《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40余部。他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推理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1984年在《啄木鸟》杂志发表后，相继在俄罗斯、法国、韩国出版，开创了中国推理小说走向世界的先河。其中《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被列为国家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先后荣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金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金奖等奖项。由于他的勤奋，可谓著作等身，屡屡获奖。

即便是他这次病倒在奋书疾笔的案前，在住进医院进行心瓣膜手术之前，他还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的收尾文稿，签发了图书出版前的最后改样。他最后两部著作之一的《永和人家的故事》，已由作家出版社争分夺秒付梓出版。

2020年6月29日一大早，忽闻在我的家乡伊犁，天山草原下起了6月大雪。李迪曾经走过那里，也许山川为之动容，用一场洁白的雪，为洁白心肠的李迪送行，当天上午，一颗炽热的心骤然停止跳动。但是，李迪的作品带着他的音容笑貌和我们前行。

红衣李迪，请安息。

春风里，您那温暖的笑容

——追思草原文坛宿将阿云嘎

□阿古拉泰（蒙古族）

无论是在驻足交谈的人群中，还是在匆匆行走的队列里，尤其是在活动开场前灯光闪烁的观众席上，人们一眼就能看见一张异常亲切并格外夺目的脸：高原一样宽广的额头，河流一样清澈深邃的目光，草浪一样微微翕动着的厚实嘴唇，嘴角上总是挂着那一抹暖人的微笑……

这就是草原文坛宿将阿云嘎。

这是走过严冬之后的满面春风，这是百川归海之后的静水流深，这是负荆跋涉之后的举重若轻，这是电闪雷鸣之后的大音希声！

您这位在鄂尔多斯高原上长大的牧人之子，以天资颖异的禀赋、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命运抗争，终成塞上栋梁，成为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值得骄傲的伙伴、草原文艺天空上的“领头雁”……

主政内蒙古文联工作15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没有振臂一呼，呼朋引类，没有摇旗呐喊，狂飙突进，您有您的风格：殚精竭虑，聚沙成金，铁杵磨针。

认识您是在25年前的春天里。

那一日天空晴好，春风拂面。乘90次列车去京公干，车徐徐开动，到风挡处透气时，文联一位领导笑眯眯与我搭话：这是新来的文联党组书记阿云嘎。旁侧一位高大、沉稳、威猛的中年男子向我点头微笑。啊，久仰大名！三人攀谈起来，一路欢声笑语。偶有乘警、乘客鱼贯而过，您每每侧身相让，微微点头，既有温度，又有风度，更有气度。

这之后去文联开会，有空便到办公室里小坐。您总是热情相待，以礼相迎，毫无敷衍。谈文学，谈艺术，谈社会，谈生活，娓娓道来，丝丝入扣。偶有电话，绝不拖泥带水，放下电话接着再聊。事事洞明，无所不通，却不居高临下，很像是久别重逢的大哥。您1947年12月生，与自治区同龄，大我整整10岁。

于是便无拘无束起来。

一次交谈中提及为我儿子取名，您立即应允。三天后电话中排出三个供选，我一下子挑中了：阿吉泰。寓意、发声均好，且与阿古拉泰一脉相承。我说：照此浓缩，将来孙子就叫“阿泰”吧。您笑答：到时候咱们再找！电话里，两人的笑交汇在一起。

做过旗委书记、盟委领导的您极具大局意识。刚来文联时任党组书记，因工作需要，后两届改任主席，您欣然接受。

阿云嘎的温暖、随和、谦逊众所周知，但在原则问题上您却毫无松动。2006年，首届内蒙古杰出人才奖评选在包头进行。开评伊始便遇到了两大难题：一，首届评选，重量级人物多，社科只分配两个名额；二，有人打招呼，要求评上一位相形见绌者。您表现出了少有的严肃与冷峻，汇聚起评委的意见与力量，据理力争，将三位前辈的业绩充分阐释，得到了评委会和领导的高度认可，也克制而有效地回应了“打招呼”的做法，令我们心悦诚服！晚上包头市文友请客，大家尽享欢乐，您又恢复了往日松弛、淡定与不变的笑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与您开会的时间多，聚会的时间少。有一次终身难忘。

15年前，也是这个时节，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在杭州疗养院度假。同期的作家天南地北十几对伉俪，作为内蒙古文联主席的您携夫人乌日娜老师前往，我只身尾随。

十几天的时日里，统一就餐，统一住宿，统一行动，形影不离。我是小字辈儿，做点儿力所能及的琐事理所应当，您与夫人总是争先恐后，生怕我干多了由诗人变成“秘书”。那一批作家里您年龄最长、位职最高，却绝不离群索居、趾高气扬，与外省同行交流亲切自然。我为有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导感到分外自豪，心生喜悦！绍兴的乌篷犹在眼前，乌镇的浆声犹在耳畔，金华的火腿犹在舌尖，您的笑容一直深深留驻在我的心中。

您一直以事业为重，以工作为重。利益面前您躲，荣誉面前您让。大度、隐忍、内敛、持重，您是团队里的磁石。您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到工作上，牺牲了创作和休息的时间却毫无怨言，而且常怀感恩之心，总以一个牧民的后代在组织培养下才有今天的成长自勉，感恩不尽，于是加倍努力，善待生命中的一切。

退休之后，您的创作进入了巅峰状态。让我们看到一个优秀的文官之外，一个不可多得的民族作家！

从最初的诗人转而专攻小说，从蒙古语写作到汉语写作，从1976年在《内蒙古日报》发表《鹰飞不过去的沙梁上》到《人民文学》头条发表《满巴扎仓》，您在草原文学的创作长路上从未停歇跋涉的脚步。正如您的作品《留在大地上的足迹》，40多年光阴文字，已经深深镌刻在当代内蒙古文学创作的丰碑之上。您以雄鹰高翔的姿态俯瞰世界、观照人性、引领方向、建构自己的文学天地，给予我们太多的创作启示。

文学是人学，于小说创作是恒久常新的话题。对这一宗旨的确认与坚守，贯穿了您创作的始终。尤为难得的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刚刚解冻，您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迅速创作出以《大漠歌》《“浴羊”路上》为代表的系列优秀小说。前者写自信的牵驼人在世易时移间失去相爱之人的不舍和坦荡，后者关注的是三个少年性意识觉醒的花季过程。时至今日，读者们都不会忘记最初读到这些文字时的震撼。那些远去的历史云烟带着永不消散的魅力打动着人心，使人性温度和生命暖意持久地存留在读者心中。

您的写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百姓的生存状态常常让您感同身受，不吐不快。面对纷繁变幻的生活，儒雅温和的您保持着敏锐的批判姿态，这如同您的名字一样，惊雷总在笔下（阿云嘎，蒙古语雷声的意思）。

20世纪90年代，生态保护成为时代的重要话题，您以一系列传递热爱自然、珍惜生命意识的小说指点迷津，这些讲述万物有情的故事，闪耀着灵性和对自然深沉的爱意。《沙梁那边是十三世纪》《燃烧的水》《天上没有铁丝网》直指人的异化、价值坍塌、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而《粗人柴德尔的短暂幸福》等关注的又是时代列车驶过时，留守儿童、小人物所受到的碾压与倾轧。这些问题又绝非蒙古民族所独有，站立在传统与现代交界处的作家阿云嘎，为弱者的命运呼号，为种种社会问题把脉，为人类前程敲响警钟。

古稀之年，壮心不已。您以重新出发的年轻步履面对生活，保持着惊人的创作活力。开放、多元、厚重，沉潜，成为您晚年创作的基本特征；对蒙古历史和哲学的深入思考，对草原文化尊重自然、崇尚英雄核心理念的深刻理解，对善良宽容悲悯力量的确证，让您下笔时迸射着英雄主义的凛然、血性和刚烈；呈现出变幻世间的人情冷暖，时间漫过后的悲悯、信义和善良。蒙古民族的当代命运是您持续关注并以心命笔再现的主旨，草原文化的高贵精神始终流淌在您的笔尖心底，您是当之无愧的民族作家。

从鄂尔多斯高原走出的您，从来没有走出过蒙古民族文化和鄂尔多斯草原的地理，而这两者也几乎成为您小说创作的魂魄，并且是您文学世界的全部基因。您在鄂尔多斯苍茫的戈壁上展开文学想象、提升草原文学的特色化程度，如您自己所言：永远都是家乡的孩子！在这一点上，您持之以恒的艺术贡献是令人叹服的，对地域文化的精准把握，对民族生活和精神的有效开掘，是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的成功探寻。

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草原作家，您敏感、深邃且胸怀开阔。作为一代优秀的蒙古族作家，您那些对人性、生存和民族未来的深刻思考，那些让人惊心动魄回味悠长的故事，那些长久的感动、思索与启示，将永远在北国的文学天幕上熠熠生辉。

愿意听您慢悠悠地讲生活或工作中经历的往事。

比如当秘书长要处理好工作中的各种事务，不仅要有热情、真诚，还需“智慧”，很是微妙。那些年单位车辆少，一次下乡，您照例提前来到车前，把二位领导的文件分放在后排，自己端坐于副驾驶位置上。领导来后，您说：坐前面不安全，两位领导在后面谈工作也方便，以后，我就和司机固定在前排啦！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典型的“阿云嘎智慧”，不伤大雅，各美其美。这是在生活中磨砺、在实践中揣摩才能生成的“得心应手”啊！阿云嘎，您的涵养与修炼，我们想学，但学不来。这种仁善与智慧的结晶不胜枚举。追忆您，您春风般的笑容饱含着这些细微的美好！

这10年，您退休赋闲，潜心创作，心无旁骛；我偏居一隅，孤影青灯，寂寞无声。每每看到您的鸿篇巨制，大为惊讶，深感叹服！想与您促膝交流，又恐影响了您的创作，拨动您的某种心绪，于是便期待有一天您能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谁知，倏忽间竟成永诀，空留巨大遗憾！

5年前，在一个特殊场合远远地见到了您。遥遥相望，您高大的身躯扬起了手臂，我也高高地举起了手臂，乌日娜老师也举起了手臂。三只手臂在空中摇晃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我们没有走近，中间隔着一道不高不矮的墙，似乎还隔着一层什么。与睿智的超克图纳仁先生说到此景，老人家浅笑，微叹了一声。谁知，那一次竟是最后一面……

您的创作是严肃认真的，您的做人是严谨可靠的。

谈到基本功，您说，一个作家连文字都不过关，怎么行呢；一个文人做事没有底线，怎么行呢？

感谢您对我诸多的鼓励与鞭策。多年前，写诗之余练写了十几篇散文求教于您，您极为兴奋，写了很长的文字分析，予以肯定，建议我进入小说领域创作，或许会有更大收获。一天中午忽接您电话，说正在看中央电视台播放我创作的交响音乐史诗《成吉思汗》。这些充满暖意的细节，都成为我过去与未来文学前行的不竭动力！

不曾与您耳鬓厮磨，不曾与您觥筹交错，却无数次聆听过您的教诲。和风细雨，清茶一盏，君子之交，心旷神怡，回味无穷……

向您学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沽名钓誉，不颐指气使。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海纳百川，汇聚起内蒙古文艺的每一条溪流。是啊，草原文艺就应具有草原一样的格局，草原文艺家就应具备草原一样宽广的胸襟。团结互助，比学赶帮，把心思都用在事业上，凝心聚力，才能出精品，出人才，出效应！

这篇文字从傍晚写到深夜，又从深夜写到黎明。熹微初露，东方欲白，仿佛又看见了您那春风般的笑容，耳畔又响起您那低沉、舒缓、极具磁力的声音。从春风里相识，到春天后送别，我的心中经历过一阵阵雷雨，感慨万千。

夏至已至，春寒不再。草原文艺宛如丰收的牧草，蓬勃旺盛，铺向天边。阿云嘎同志，您的身影随风远行，牧草深处留下了您为内蒙古文学艺术发展跋涉的清晰足迹，这是我们后学永远值得珍藏的宝贵财富。从高原到高峰，还将有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我们心里有一盏灯！

彩虹映照下的那一抹绿茵正在高原上蔓延，一如您嘴角上那不散的微笑，常在我心！

广 告

大型文学期刊 長城 二〇二〇年第四期目录

短篇小说
泡澡 …… 刘庆邦
姻缘 …… 盛 琼
老戏台 …… 姜贻斌
月亮祭 …… 花 雨
《人类简史》 …… 兵 哥
中篇小说
拾脸 …… 吴克敬
倒计时 …… 弋 铧
聚 焦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最美的乡村（剧本节选）
…… 郭靖宇 杨 勇
冀军新实力
暗桩（中篇小说） …… 叶 勁
被建筑和被消解的——叶勁《暗桩》的一种个人读法 … 李 浩
童话世界（短篇小说） …… 张雅丽
平淡亲情里的“刺”——评张雅丽的《童话世界》 …… 刘诗宇
文情关注 女性“聊言”、农业时代与畸态人生 …… 王春林
短篇的艺术 短篇小说的“棋语” …… 张学昕
小说的可能性 “思辨”的可能性 …… 李 浩
生命迹寻 “我竟走在这样大的大空之下……” …… 齐 红
散文随笔 散文二题 …… 铁 扬
汪曾祺的植物 …… 高维生
不得到辽西 …… 碣 石
山上山下 …… 张瑞田

邮发代号：18-66。地址：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邮编：050021。电话：0311-85803609。邮箱：changcheng79@126.com。

小说选刊

2020年第7期目录 总第422期

中篇小说
黄河故事 …… 邵 丽
创作谈 说不尽的父亲 …… 邵 丽
甘草之味 …… 刘建东
风和日丽 …… 赵 依
寻找失败者 …… 周瑄璞
短篇小说
仙境 …… 哲 贵
创作谈 现实与理想之间应该有条隐秘通道 …… 哲 贵
跑风 …… 黄咏梅
唱大戏 …… 李天岑
有人睡着就好 …… 杨映川
特殊陪伴 …… 秦风（土家族）
白莲花 …… 金岳清
我们能忍受多少疼痛 …… 李 樯
微小说
战士石 超侠 一串念珠 金狐 凤凰涅槃 袁金泉
长康伯 岑燮钧 风筝 白小川 兔冢 鲁兴华
悔棋 赵淑萍 一生很长 高淑霞 马老 三石
鸟又飞回来了 京格格
新锐小说家20强
本专栏与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合作
集美饭店 …… 李 晁
潮间带 …… 王占黑
评论 青春盛宴与父辈的残局 …… 顾建平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邮发代号 2-210
发行部 010-64293503/64294136（传真） 编辑部 010-64292064/64293037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文学双月刊 脊梁 肆 二〇二〇年

“打赢脱贫攻坚战”专题
山乡巨变（报告文学） …… 王 震
窝铺（短篇小说） …… 李红学
李小丹的猩红色忐忑与蔚蓝色想象（诗歌）
…… 王久辛
中篇小说 万岁山 …… 靳会强
短篇小说 光明在前 …… 刘春荣
老杨的刘记饺子馆 …… 刘紫剑
一只鸟儿为一种伤而飞 … 遥 远
报告文学 和英雄在一起的日子 …… 李岩岩
生命的热流 …… 李 勋
逆行夫妻档 …… 于长安
散 文 五月墓园独语 …… 高 伟
蒸包子 …… 杨 信
电工殷师傅 …… 平 子
词句与对比 …… 李应辉
音声越千年 …… 蒋 新
乡村手艺 …… 龚家凤
“三线”记忆 …… 肖冬梅
王鼎和林则徐的深情大义 … 李顺午
花絮飞到春天里 …… 周 宏
岁月流过云溪河 …… 高绪红
诗 歌 都岐 …… 邹 群
故乡的春天 …… 李红丽
庭院深深 …… 肖 静
四月的打麦场 …… 黄骏骑
他的“洁癖” …… 李朝祥
从一艘红船说起（组诗） … 冬 箫
光明指南（组诗） …… 金 洋
锅炉运行工的十二种火焰（组诗）
…… 徐 俊
桃花酿，以及醉酒的人（组诗）
…… 刘月朗
理想叙述（组诗） …… 虞时中
散曲九首 …… 马放瑞
诗词五首 …… 朱长荣
灯火明亮（组诗） …… 龙小龙
电力援藏 …… 马 建
变电站的夏天（组诗） …… 周英英
新人新作 遇见他乡（报告文学） …… 王济林
电力赞歌（诗歌） …… 刘晓红
我的师傅叫猴子（短篇小说）
…… 谭海滨
一场花事的邂逅（散文） … 朱传瑜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2095-8307
《脊梁》编辑部地址：100005，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定价：20.00元